



## 日常书写 与精神远征

胡志文近年诗歌创作解读

□李犁

在中诗网及在各种报刊发表近百首诗作的秦皇岛诗人胡志文，以生命积淀为底色，将个人记忆、自然万象、文化肌理与生命哲思熔于一炉。其作品既扎根日常肌理，又升腾为精神叩问，从《鸿雁》组诗的靈魂翱翔到《菜园》的田园栖居，从《莫高窟》的文化回望到《暮年畅想》的生命澄明，更有《自行车》承载的时光重量，构建起兼具烟火气与精神重量的诗歌世界。这些诗作以具象可感的文本为骨，以细腻丰沛的情感为肉，在美学维度上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交融，更在诗学层面完成了对“日常诗意”与“生命本质”的深度解构。

胡志文对自然意象的塑造，突破了传统山水田园诗“借景抒情”的单一框架，赋予草木鸟兽以鲜明的精神品格与哲学指向，重构了自然书写的当代范式。《鸿雁》一诗堪称典范，诗人以精准笔触勾勒鸿雁的生命姿态：“鸿雁，在无限的天空中翱翔。风雨交加，不曾退缩，雪虐风饕，依旧前行”，寥寥数语便刻画出坚韧不屈的形象——这里的“风雨”“雪虐”不仅是自然环境的写实，更暗喻人生历程中的困境与挑战，鸿雁“不贪恋温暖的巢，恪守与季节的约定”的选择，实则是诗人对“坚守”与“超越”的精神注解。尤其“雪地爪印忽而被掩埋，无所谓，它已忘记曾经来过”一句，将鸿雁的“征途意识”推向极致：不沉溺过往得失，只专注当下前行，这种对生命姿态的提炼，使鸿雁从自然生灵升华为“持脱世俗羁绊”的精神图腾，彻底跳出了古典诗词中“哀鸿”的悲苦隐喻，构建出更具当代精神的自然象征体系。《梅花》则以另一重维度诠释自然意象的精神内涵，完成了对“人格理想”的诗意投射。诗人将梅花置于“季节的深巷”，定位为“寂然不动的守望者”，“寒风为伴，用霜雪做成铠甲”的描写，赋予梅花对抗严寒的具象力量——“铠甲”一词极具张力，既贴合梅花枝干坚韧、花瓣耐寒的物性，又暗喻不向困境妥协的精神防线。而“不屑于迎合、斗俏，只做报春的使者”的定性，更是对世俗功利心态的隐性批判，梅花“在雪地里燃烧”的红色意象，最终升华为“坚守本心、不媚世俗”的人格符号。这种书写的高明之处在于，它从未脱离梅花的自然属性空谈哲理，而是让精神品格从物性中自然生长，实现了“物”与“我”的完美融合，为当代自然诗歌提供了“以物喻志”的鲜活范本。

胡志文对日常场景的诗意重构，最具突破意义在于：他拒绝将日常等同于“琐碎”，而是通过细腻的细节捕捉与情感注入，激活平凡场景的精神价值，让日常叙事生长出深刻的生命诗学。《公园乐队》将目光投向群体日常，挖掘“退休生活”的精神亮色。“晨曦走进公园，花草清香编织起梦的藩篱”，开篇便营造出静谧而充满希望的氛围，随后聚焦乐队场景：“竹笛悠扬，穿透湿润的空气；二胡婉转，诉说岁月的往昔；萨克斯风，吹出不羁的豪情”——三种乐器的音色差异构成听觉的层次感，竹笛的“悠扬”对应自然之美，二胡的“婉转”承载岁月记忆，萨克斯风的“不羁”彰显精神活力，三者共同勾勒出退休群体“多元而丰盛”的精神世界。尤其“指挥登场，身姿挺拔坚毅，手臂挥舞，似在海上扬起旌旗”的比喻，将乐队指挥的动作升华为“精神引领”的象征，而“皱纹悄然隐去，在岁月深处，找回了青春的自己”的结尾，更道出“热爱”对生命的滋养：日常的音乐演奏，不仅是娱乐活动，更是退休群体“对抗衰老、重拾自我”的精神方式。

胡志文的诗作始终保持着对历史文化的敬畏与对时空的敏锐感知，他不满足于对文化遗迹的表面描摹，而是通过意象重构与情感注入，搭建起古今对话的诗学桥梁，让历史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。《莫高窟》一诗以文化遗迹为切入点，开篇便以“几簇花枝，摇动着沙漠的绿风”营造出苍凉中的生机，与“千年石窟，守望岁月”的坚毅“形成动静对照——‘绿风’的鲜活与‘千年’的厚重形成时空张力，暗示文化遗迹在岁月流逝中始终保持的生命力。《信念》将精神追求置于西域高原的时空背景中，构建起“信仰与自我”的对话维度：“西域高原，雪山连绵，洁白刺眼的山峰，隐入湛蓝的天穹”，开篇的空间描写便营造出肃穆氛围——“洁白”“湛蓝”的色彩选择，象征信仰的纯粹与神圣，“冈仁波齐山”“经幡”“玛尼堆”等意象接踵而至，传递出信仰的庄严性。《青纱帐》则在个人记忆与时代变迁的交织中，书写时空流转中的生命轨迹，完成了对“故乡情结”的深度解构。

所有题材与意象的铺陈，最终都指向胡志文诗歌的核心——以“返璞归真”为底色的生命诗学，这种哲思在《暮年畅想》中得到集中彰显，更构建出退休群体“积极自洽”的精神范式。诗作开篇便直击生命本质：“人生，是一场孤独的旅行，没有朋友，心灵会在黑暗中哭泣”，坦然承认存在的孤独性，这种坦诚打破了对“晚年生活”的浪漫化想象，更具现实质感。面对“岁月流逝，青春不再，社交场的喧嚣，渐渐远去”的现实，诗人并未陷入消沉，而是构建起自足的精神世界。《梦境》则以隐喻手法探索精神世界的复杂性，展现生命哲思的另一维度，与《暮年畅想》的豁达形成互补。

胡志文发表的近百首诗作，以具象化的文本呈现了从日常到精神的完整路径。自然意象在他笔下成为精神图腾，日常叙事生长出生命诗学，文化时空承载着精神守望，《自行车》等诗作更让旧物成为时光的容器，最终汇聚为“自我和解”的生命智慧。这些作品最可贵的价值在于，它打破了“深刻哲思必须依赖宏大题材”的创作误区，证明日常场景、平凡生命、文化遗迹、寻常旧物，都足以成为承载深刻思考的载体；更打破了“退休创作只能怀旧”的刻板印象，将退休生活定义为“精神的再出发”的新阶段。无疑，这些孜孜探索，为当代诗歌注入了“接地气、有温度、有深度”的创作活力。

这天傍晚，残阳如血，猩红的光线给森林涂抹了一层不安的情绪。纳葛里村的人们刚要吃晚饭的时候，一队日本兵闯了进来。他们强横地把全村人驱赶到恶河边，声称有一伙救世军，端了他们的碉堡，杀死了十几个大日本兵，逃进了纳葛里村，如果不把救世军交出来，马上屠村。

伪保长狗仗人势地重复着日本人的话，那声音犹如夜猫子闹春一样难听。山子紧紧地攥着奶奶的衣角，手都渗出汗水来，恐惧中夹杂着愤怒。叶儿已经抖作一团藏在爹的身后，那保长拽出叶儿爹和彩山货的王老头说：“张猎户、王山货你们整天在山里转悠，肯定知道救世军，赶紧说他们的下落。”两人连连摆手摇头说，不知道没看见。伪保长又拽出了几个山民，他们都说不知道。鬼子头儿的脸瞬间狰狞成索命的罗刹，举起战刀歇斯底里地吼道：“八嘎！啄木鸟地干活。”那号叫如铁钉划玻璃，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撕裂感。紧接着响起“笃——笃——笃”啄木鸟急促鸣叫声，就在人们听惯的啄木鸟叫声中，叶儿爹和几个山民倒在了血泊里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鬼子头儿竟然把那挺吞噬生命的机关枪叫啄木鸟。山民们哪里知道这种九二式重机枪射速缓慢，就像啄木鸟啄虫，因此鬼子称这种机枪为啄木鸟。山子心里拧劲儿地撕扯着，杀人的机枪咋能叫啄木鸟呢？啄木鸟不是森林的医生吗？

叶儿和母亲扑在张猎户身上，撕心裂肺地呼号着。伪保长再次用死来威胁村民，换来的只是仇视的目光。鬼子头儿恶魔一样又举起了屠刀，嘴里喊着“八嘎，啄木鸟！”马上就要射杀所有的人时候。鬼子头儿举在空中的右手，怎么也放不下来了，他的肩胛骨被施药姑的银针封了穴道，机枪手也开不了机枪了，因为树上飞下来真的啄木鸟瞬间把他的眼珠啄了出来。与此同时鬼子兵的脊背都镶嵌了一把斧子。一个愤怒的声音灌进了所有人的耳朵，“救世军来了！”

原来山子爹带领救世军端了日本人的据点，撤退的时候被日本兵穷追不舍，他们撤到纳葛里村一带，山子爹怕连累乡亲，悄悄地游到了恶河对岸，哪料想日本鬼子找不到救世军，竟惨无人道地屠杀村民，逼他们出来。山子爹带人从恶河对岸又游了回来，出其不意地从背后下手，他们为了不伤及村民才改用木帮的斧头对付日本兵。愤怒到极点的村民见救世军来了，便一拥而上，把那些受伤的鬼子兵拳打脚踢，直至送回个瀛老家效忠天皇才肯罢手。叶儿娘本是那个懦弱的山里妇女，她平日常胆小得连鸡都不敢杀。今天她眼见张猎户惨死在日本兵的手下，她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勇气，三步并作两步抢到乡亲们面前，扯下鬼子头儿手中的战刀，对准鬼子头一顿乱捅，直至断了气还不肯罢手，在施药姑的解劝下才停下来。山子对那挺称作啄木鸟的重机枪恨之入骨，混乱中他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抱起来扔进了恶河里。山子爹带着救世军打扫战场，把鬼子尸体扔进恶河喂鱼去了，掩埋了死去的乡亲，却没有找到那挺机关枪。

## 5

叶儿娘终于平静下来，她拽着叶儿手对施药姑说：“婶子，叶儿爹没了，我撑不起这个家，也养活不了叶儿了，你平时也喜欢叶儿，就当是你的亲孙女吧，何况她跟山子又是好伙伴儿，我把她托付给你。”叶儿娘又转身对山子爹说：“大哥你当年，劝叶儿爹加入救世军是对的，要是早听你的话，也不会有今天！他不加入我加入，你带我去山上找嫂子，她能干啥我就能干啥，也算给叶儿他爹一个交代。”叶儿拽住母亲的手，痛哭不止，山子也站在一旁陪着流泪，不知说什么好，叶儿娘毅然决然地进山参加了救世军。

叶儿住进了山子家，施药姑让叶儿和自己住在大屋，山子搬进了小屋。三天来，山子不知如何安慰失去了父亲的小儿，他更加痛恨被称作啄木鸟的重机枪。连续三个夜晚，他都做同样的噩梦，一会儿是他喜欢的啄木鸟为树木啄虫，一会儿是重机枪啄木鸟吐着火舌吞噬着村民的生命。他拼命地喊着“啄木鸟！啄木鸟！你这是为啥呀？”每次都把施药姑和叶儿喊醒，大汗淋漓，久久难以入睡。

施药姑见山子内心纠结，寝食难安。就开导他说，“山子你救的啄木鸟是大森林的医生，鬼子兵用来杀人的啄木鸟是人为的机械。同是一个名字，本性是不一样的。鸟有善意，人有恶举，眼下并不是叫啄木鸟的机枪作恶，而是使用它杀人的日本鬼子在作恶。枪在恶人手里会用来为非作歹，而好人也可以用它惩恶扬善呀。”

山子琢磨了好一阵子，豁然开朗，那一夜睡得昏天黑地，恨不得把前两宿耽误的觉一下子补回来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他连饭都顾不得吃，就拽着叶儿跑到恶河边，捞出了那挺机枪，想方设法送给山上的爹爹。

山子情不自禁地想起爹妈来，他们在山里的木帮做事，爹是楞场（储存整理木材的场所）的百十来号人的把头，伐树、归楞、放排样样在行。俗语有云：天下行帮乌泱泱，只有扛力靠肩膀。山子爹多短身材车轴汉子，肩膀又宽又厚，见过的人说能摆两个大海碗。小杠落在肩上稳稳当当，千八百斤横躺竖卧的圆木，被他摆弄得绠顺条扬的。

山子爹有使不完的力气，人们常说他是铜背铁腰钢肩膀，大山倒了也能扛。山子妈在楞场伙食房子做饭，她贴大饼子贴得又快又好，一手和面，一手抓起面团贴在热锅上。做熟的大饼子上都留着五道手指印，煞是好看。木帮们给它起了个名儿叫巧手饼。山子还偷偷地学会了爹爹抬木头时的领号的号子——

哎嗨嗨哎（群和）嗨哎

哈腰挂那个 嗨哎

挺起腰那个 嗨哎

挺起腰杆那个 嗨哎

起步走那个 嗨哎……

抬木头号子，简短准确清晰，把头唱得高亢悠长悦耳，伙计们回应得整齐浑厚有力。这号子实际上是把头发布抬木头的指令，要求伙计们步调一致。山子爹不让山子唱抬木头号子，他说：“你爷爷死在归楞上，我在木帮吃了半辈子的苦，我儿子绝不能再干这行当了。”于是山子便跟奶奶学了大夫。

然而，在山子爹楞场生意做得风风火火的时候，日本人强行霸占了楞场，逼迫山子爹让他们大量地砍伐木材。一天午饭后，山子妈正在收拾碗筷，楞场的日本把头突然闯进厨房，企图实施不轨，山子妈拼死反抗，撕扯声传到门外，慑于鬼子的淫威，几个工友面面相觑，山子爹闻讯赶来，而那鬼子把头气焰嚣张至极，并拔出手枪威胁，还要杀了他们。山子爹趁其不备用小杠把那鬼子的脑袋砸得粉碎，夺了手枪，带领十几个不堪欺辱的木帮兄弟，加入了救世军（抗联的一支部队）。

## 3

施药姑小心翼翼地啄啄木鸟，放进了已撤掉横梁的鸟笼里，盖上一块黑布高声喊，“山子把鸟笼子拎到屋去！”这一声喊拉回了山子的思绪。山子看到鸟笼盖了一块黑布，就不解地问奶奶：“鸟笼盖布干吗呀？”施药姑解释说：“盖布是让伤口分辨不出黑天和白天来，多睡觉以便疗伤。”“奶奶，我知道了，我去找叶儿，扒箭杆虫给啄木鸟吃。”山子说完一溜烟地跑了出去。

春阳的柔光如同母亲的双手，慈爱地抚摸着被冰雪严寒折磨一个冬天的大地，纳葛里村享受到了一丝温暖。山子找来了小伙伴叶儿，说了扒箭杆虫子的缘由，叶儿欣然允允。他们两个扒了半大瓦罐子箭杆虫。兴冲冲地跑回家来，刚好施药姑把鸟笼子拿到屋外来，那只啄木鸟正支撑着叨吃着施药姑给弄的小米和黄瓜籽，还有她刚从小溪里捞回来的河石榴子。

啄木鸟以虫子为主食，冷不丁地吃了点小米和黄瓜籽，河石榴子像改善了伙食一样，味蕾大开，再啄食一些箭杆虫，吃得饱饱的。施药姑告诉山子和叶儿，受伤的啄木鸟每天要晒太阳，上午下午各晒三个时辰，伤才能好得快。必须每天换一次药，并关注伤口的恢复情况。啄木鸟在山子家治到十五天，施药姑把啄木鸟伤处的药布撤掉，仔细检查一番，见其恢复如初。对山子和叶儿说，它可以回家了。山子和叶儿万分不舍。施药姑打开鸟笼说，“林中啄蠹客，岂能困樊笼。”那鸟儿展翅腾空，在山子和叶儿留恋的目光中，脆鸣几声绕着房屋飞了两圈，似乎是向救它的告告别。然后箭一样射向森林，伤口愈合后没有妨碍它的飞翔。瞬间林深处传出了笃笃笃！短促而有节奏的敲击声，仿佛是大森林天籁之音中伴奏的鼓点。

## 1

山子头上滚着汗珠，飞也似地从树林里跑回家。刚进大门口就急切地喊道：“奶奶！奶奶！你快救救这只啄木鸟吧，它的腿和膀子折了。”“是啥东西！伤了我的同行？快让我瞧瞧。”那声音像被岁月称量过，不急不缓地落在空气里，连尾音都带着沉淀后的圆润与端庄。随着话声，木楞里走出一位身材匀称，小巧玲珑，目光如隼的女人，岁月的年轮在她眼角留下了智慧的诗行，举手投足间的端庄，如万木丛中亭亭玉立的白桦树，即使不再枝繁叶茂，但仍是风韵不减，而那低沉的话语蕴藏着深沉的力量。她便是老爷岭下十里八村，妇孺皆知的土大夫，人称施药姑。她最擅长接生婴儿，一手祖传的正骨术令人叹服。山里人的小病小灾都着手可除。施药姑说啄木鸟是她的同行，并不令人费解。因为森林医生是人们对啄木鸟的昵称，一只啄木鸟每天能吃掉上千只树上的害虫。山子喊她奶奶，山子是个十三四岁的半大小子，他捧回的是一只像鹌鹑一样大小的啄木鸟，右腿和右翅膀已经折断耷拉下来，偶尔左翅膀还能扑棱一下，施药姑让山子把啄木鸟轻轻地放在桌子上。那只啄木鸟朱红的头顶像帽盔，黑色的羽毛点缀着成排的白斑纹，煞是好看。它似乎很通人气，痛苦的眼中带有几分祈求。施药姑叹口气道：“这是一只公鸟，伤得不轻啊！看样子不是人为，像是啄木鸟的对头鹰干的。”

山子急切地问道：“奶奶你能治好它吗？太可怜了。”施药姑仔细地检查了啄木鸟的伤势道：“人的骨头都能接好，何况一只鸟了，快去找根筷子来。”山子听了奶奶的话，悬着的心稍稍落地，他深信奶奶的医术。山子飞快地从碗架子里抽出一根筷子来，施药姑用一把小刀把筷子切成几段，涂上一层红伤药，用细线缠在啄木鸟的伤腿和翅膀上，然后涂了一层药，用纱布捆好。松了口气说：“山子，这鸟的伤没事了，你放心吧！不过我教你的《本草纲目》上咋说啄木鸟，还记得吗？”

“啄木鸟小如雀，大如鸦。钢爪利嘴……”

“其药用价值呢？”施药姑又问。山子又背诵道：“啄木鸟肉性温，味甘平，归肝脾经，具有滋补虚……”

施药姑暗赞山子的记忆力，她把伤鸟放进笼子里说，啄木鸟生能治树病，死可医人疾。小小的飞禽比人都强啊。说完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
人不如禽兽，施药姑说得很轻，却如重锤敲击得山子的耳骨嗡嗡作响。

